

天使补习班系列

# 悬崖上的妞

XUANYA SHANG

DI XIAO CHOU

贾月珍/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 
云南教育出版社



贾月珍/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 
云南教育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悬崖上的小丑 / 贾月珍著. — 昆明 : 云南教育出版社, 2012.9

( 天使补习班 )

ISBN 978-7-5415-6782-7

I . ①悬… II . ①贾… III 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30165 号

天使补习班系列

## 悬崖上的小丑

贾月珍 / 著  
沧蓝天宇 / 绘

出 版 人 : 李安泰

策 划 : 曹 聪

责任编辑 : 曹 聪

整体设计 : 郭 颀

责任印制 : 张 旻 赵宏斌 兰恩威

出 版 :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

经 销 : 全国新华书店

社 址 :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

网 站 : [www.yneph.com](http://www.yneph.com)

印 刷 :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北京分厂

开 本 : 889mm × 1194mm 1/32

印 张 : 5.5

字 数 : 90 千字

版 次 : 2013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: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: ISBN 978-7-5415-6782-7

定 价 : 15.80 元

自序

# 天使打个盹

我不赞成去补课班，这恐怕要得罪好多好多人。可是我不怕，因为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，学习挺重要，玩也同样重要。在学校上了八九节课，坐那么多小时还不够啊，回到家要写作业，还要匆匆忙忙去补课班，甚至周末也要坐到教室里去，听不同的老师念念同样的东西。再逗的小品相声听遍数多了也会麻木啊，何况是一点也不逗乐的课业？

孩子总是这么坐着，而且还在一直超量地用大脑，记东西啦、做题啦，光是消耗能量，却不注意提升能量，总有一天，大脑会因能量耗尽死掉。

说起来，反对去补课班的理由N多，所以还是不说了。

可我偏偏写了这么一套补习班的小说。用小说里重要人物板刷老师的话说，这应该叫做“天使补心班”。这个看上去另类的老师，他是能看透孩子心思的家长，又是能理解孩子内心痛苦的老师，还是能跟孩子一并促膝谈心的朋友。

每个孩子都是降临人间的天使，如果天使们偶尔犯了错，偶尔迷了路，偶尔失去了自信心、自尊心、自爱心、自强心……那么，就像板刷老师说的，“没什么，天使偶尔也打个盹。”板刷的责任就是用他那博大的爱心唤醒沉睡的“天使”们，让他们找到自己的方向，展翅飞翔。

贾月珍

2012.7.20

## 人物档案

陶哈哈

年龄：10岁

形象：瘦小，三角形脸，脸上天生有皱纹，不笑的时候也像笑

总说的话：我没有笑。



陶爸

年龄：48岁

形象：瘦弱，中等个子，黑脸膛，三角形脸，有胡子茬

总说的话：你又在撑脸啊！



班主任

年龄：32岁

形象：圆脸，长发，穿连衣裙

总说的话：你到底笑什么？



板刷

年龄：38岁

形象：瘦高，脸色黑花，小圆眼睛深陷，板刷发型

总说的话：每个孩子都是天使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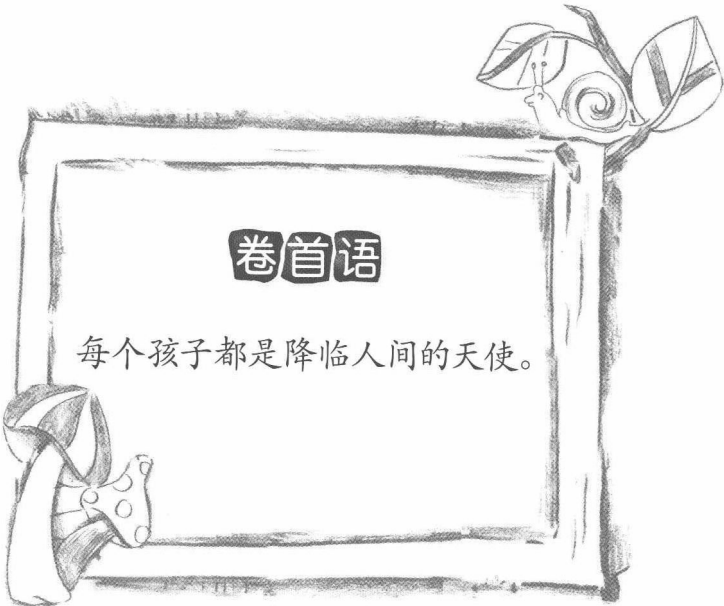
于小鱼

年龄：10岁

形象：瘦高、脸色苍白，头发蓬松，总是低着头

总说的话：不要泡浴缸！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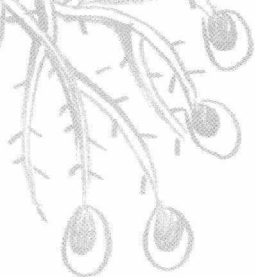
## 卷首语

每个孩子都是降临人间的天使。

# 目 录

- 1 你到底笑什么 / 01
- 2 笑也是秘密 / 14
- 3 惹祸的脸 / 27
- 4 超市里的围观 / 40
- 5 一群自由人 / 54
- 6 抱怨的邪门力量 / 68





- 7 捣乱挺好玩 / 82
- 8 少年在海上飞 / 97
- 9 海鹦的假肢 / 111
- 10 唤醒海鹦 / 125
- 11 面具的表情 / 139
- 12 飞吧，小丑 / 153



## 你到底笑什么

毕冬冬是刚毕业的女生，今天是她第一次给学生上课。走到教室门口时，她的心“咚咚咚”跳个不停。她从教室门上的小窗口向里望了一眼：啊！一片小脑袋，一排排亮晶晶的小眼睛！她的心跳得更欢了。

她的手握住门把手，紧紧地，手心快要出汗。

“叮叮叮，当当当……”上课铃声是非常欢快的曲子，可她还是吓了一跳。

比她晚从办公室出来的老师一个一个都推开教室的门进去了。她听到了其他教室里学生起立，向老师问好的声音。

其他老师的讲课声传出来了。她不能再犹豫，前后看看，走廊里一个人也没有了，所有的教室门都关上了。她再次下定决心，推开了教室门。

“起立！”



她刚一进屋，就被这喊声和紧接着“刷”地站起来的一群孩子吓了一跳。她匆忙看了一眼学生，瞬间发现，后排的孩子有的个子比她还高。她急忙强作镇定，走上讲台。

“老师好！”孩子们齐声喊。

这句话让她的心稍稍平静下来了，是尊重，孩子们的尊重让她感到舒适和放松。

“同学们好，请坐！”

孩子们齐刷刷地坐下，坐得笔直，两手交叉放在桌上。几十双眼睛聚焦在她身上。

毕老师又开始紧张了。

“写名字，对！”

她什么也没说，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“毕冬冬”三个字。这是她的名字。她的字非常清秀漂亮。她在很小的时候从练字中得到了乐趣。她发现练字能让心平静，能让自己独享放松与快乐。所以，一直到现在，她有空还是要写写字。当然，她已经到了研习书法的水平了，不是简单的写字。但多年来，她总结了一条非常实用的稳定情绪、让自己放松的经验，那就是写字。她的名字实在有点怪，这与字写得好坏没半毛钱关系。

“毕——冬冬——” 孩子们好奇地念出声。

“对，这是老师的名字。”

“毕老师，谁给您起的名字？” 有个孩子问。

“是我爸爸。”

“哦……” 那孩子有点无精打采，大约是觉得这名字没什么创意，也不是那么好听。

“能告诉老师，你叫什么名字吗？”

“我？朱峰。”

“啊？世界最高峰啊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 全班都笑了！有的孩子说：“可惜他是倒数的。”

毕冬冬细看了朱峰一眼，才知道孩子们的讽刺之意——朱峰的个子小小的。

“好了，开始上课吧。”

她打开书，回身在黑板上写上课文名。

“好，大家打开课本第 13 页，跟着我读课文。”

教室里一阵“稀里哗啦”。

“槐乡的孩子，从小就和槐树结成了伴。槐乡的孩子离不开槐树，就像海边的娃娃离不开大海，山里的孩子离不开石头。”

毕冬冬读一句，抬起头看着孩子们跟读。当



读完第一句，她抬起头时，看见第四排靠墙角座位的男孩在笑。她没有在意，继续领读。她读完第二句，再抬头，那个孩子仍然笑容可掬。再往后读的时候，每次抬头，毕冬冬都不由自主地去看那个孩子。他一直在笑。

毕冬冬有点心慌啦！自己哪里读错了？或者脸上身上有东西？比如饭粒、污点，小孩总是见到什么都觉得好笑，哪怕你头发不小心盖在了眼睛上，他们也会笑上半天。

毕冬冬这么想着，捋了捋头发，暗暗扯了扯衣服，咳一声，继续读。

可是，她无论如何也读不下去啦！那个孩子一直在笑，一直在笑！他到底在笑什么呢？而且，全班只有他一个人在笑，其他同学都绷着一张小脸，全神贯注地跟着自己读课文。他仿佛躲在一个透明的屏障里，与这个班级完全隔离，沉浸在一个人的欢喜世界里。

“那位同学，你为什么一直笑？”毕冬冬指着那个男孩。

“哈哈……”这下全班都笑啦。

毕冬冬更加慌了神：孩子们的笑声里包含着

她不知道的故事。新来乍到的人总是会有这种感觉。这里的人有自己的故事和相处方式，新来的人总是有许多不知道的东西。人家笑，你不知道笑什么；人家说了一句只有他们知道的典故，你也不知道。作为老师又不能傻傻地问：“你们笑什么？”只好绷起脸，端起大人的架子。

那个一直笑的男孩真的是隔离的，他茫然地看着哈哈笑的大家。

“他叫陶哈哈。”前排的孩子告诉毕冬冬。

“陶……哈……哈……你说说，你一直笑什么？”

“我？”陶哈哈站起来，十分无辜地说，“我没有笑啊。”

“我见你一直在笑，你说说为什么笑？”恐怕笑的原因才是毕冬冬真正想知道的，至于，陶哈哈是不是在笑，她跃过这个问题。可陶哈哈却极力纠正：“我真的没有笑，我一直在认认真真地读课文。”

“可我看见你一直在笑。”

“嘻嘻……他总是笑，他有病！”前排的同学又说。

难道这孩子智力有点问题？傻呵呵？或者是



像那种情绪控制神经失调的？控制不住笑？越是悲伤时越笑得大声，别人看到他是开怀大笑，其实他自己好累好痛苦？

毕冬冬紧张得快成神经质啦，孩子的一句玩笑竟能引起她一连串的推测。

“冤枉！老师我真的一点都没笑，我一直在读课文，头都没抬。”陶哈哈极力辩解，原本向下弯的眼角向上弯去，一副委屈要哭的样子。

“现在的孩子可真狡猾，真难对付！”

毕冬冬想起办公室里一个年龄稍长的同事咬牙切齿说过的话。

“现在的孩子不能惯着，就得来狠的！甭听他说什么！这些孩子不知道在哪学的，一个个牙尖嘴利，全是歪理！我就相信我眼睛看



到的，从不听他们在那胡诌找借口。你要是信这些小狐狸，你就被当成傻瓜耍啦！这年头当老师，得天天绷紧神经，斗智斗勇！要不现在人人都说教师也是与警察、记者不相上下的高危职业呢。”

这也是那位年长同事的宏论。在她准备教案去上第一堂课的时候，那位同事就站在她桌边“苦口婆心”地讲，讲得她直想笑。因为她觉得自己比这些孩子只大七八岁，说起来也算是孩子，大孩子。她觉得自己能跟孩子们和谐相处。可没想到，课文还没读到一半，她就被那副笑脸打败啦。

毕冬冬就这么失神地想前想后。全班的孩子盯着她，再也没人笑了，教室里静得让人心跳加快。孩子们全都认为她一脸严肃，肯定在琢磨惩罚陶哈哈的办法呢。

“不要狡辩，诚实是做人的根本！你到底为什么笑？说！”毕冬冬果然按年长同事说的做了。

“我没狡辩，为什么大人都这样？总是把小孩想得那么坏！？”陶哈哈竟然无奈地耸耸肩，摇摇头，摊摊手。

“哈哈……”从孩子们的神情里，她可以看出陶哈哈的这一连串动作是笑点。毕冬冬也更加确



认：这是陶哈哈惯用的伎俩。每个班每个小团队里总有那么一两个不守规则的孩子。陶哈哈肯定就是那种害群之马喽！

“老师，他哭的时候也像笑！”前排的孩子再次说。

“你倒是说说，这篇课文有什么好笑的地方？它又不是相声、小品！”毕冬冬还是不想轻易动用惩罚。她一直觉得惩罚特别是体罚学生是老师的无能，自己才能不够，用惩罚学生来掩盖自己。她还是希望从课文上找突破口，而不愿意承认这孩子是在笑自己，这孩子是因为觉得自己长得好笑才一直笑个不停。

“我真的没有笑！我羡慕槐乡的孩子，他们可以打工，割槐米赚钱；他们还可以随便爬树。槐乡的孩子可真好，农村的孩子可真幸福。城里孩子就惨了，不能随便爬墙，攀栏杆有危险，更不可能自己赚钱，没有地方肯用童工……”陶哈哈一边讲一边顺下眉毛，一脸苦巴巴的神情。

毕冬冬惊得半张着嘴巴，还没等她讲“你们看一看，槐乡的孩子生活条件那么艰苦，要自己想办法弄学费上学！比一比，你们是多么幸福